

雪花飘着,一直也没有飘成气候。时时地去看看,总有些盼望似的,也不知道要盼望成怎样。其实,雪花飘与不飘,都是无关紧要的。只是那路面,一会湿了,一会又干了,像一块发热的石板,在拘谨地拒绝着冷漠。

一只野猫,在这时极快地穿过,速度像一只鸟儿。随之又一只野猫从视线里穿过,像刚才那只猫穿过的镜头回放。寒冷中的野猫无家可归,或许是在相互以爱情取暖。这个比往年突然寒冷的冬天,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挺过。

上次大雪覆盖的时候,我曾经找过躲在垃圾堆里的一只野猫。我是在头一天夜晚发现它的,它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把我点着了。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全身,随之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后来知道是它。我很快原谅了它。

大雪纷飞了一个夜晚,我猛然想到了那道“闪电”,很早的时候我就起来,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一块馒头。在那个已经变了样子的垃圾堆前,我失望了老半天,直到大雪重新覆满我的肩头。我想那道黑闪电,真的会永远逝去吗?

其实还在早些的时候,我就发现这小区有野猫,我试图抓住它,把它抱回家里。但它总是对我的举动怀有着一种警惕的神情,并畏葸地躲匿。我终究没能够近距离地表达我的好意。

这些野猫或许是被人抛弃的,或许对人的某些举动有了某种深刻的记忆。我不得而知。

我也曾在一个有着阳光的墙角,看到一只黄色的小猫,钻在一个老妇人的怀里,自在地舔着自己的爪子,还不时地用唾沫洗脸。那是一种从容的慵懒的形象。我不知为什么出现了笑意,走过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嘴巴咧开了。野猫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景?

在有些晚上,我能够听到一种叫声,叫声显得十分凄惨,像婴儿寻找母亲的哭声,那母亲不知去了哪里。时间长了,我才知道那是野猫。而且说是寻情的叫声。于是我对野猫有了一个立体的认识。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从一个垃圾箱里跑出来几只更小的猫。我知道野猫爱成正果了。但那些小猫很快就消失了,在不容我多想的时候。

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,我发现了几个孩子,总是去小区里的一条背人的小路旁,小路旁有两棵树,一棵树是浑身的灿黄,一棵树是满树绚烂。是那两棵树吸引了我的目光,在小区散步的时候,必然地要向那里多看几眼,于是就看到了跑到树下的孩子。

初以为总是孩子们在捡拾落下的红红黄黄的叶子,后来看到总有两个孩子在那里,不是捡拾东西,而是伸着胳膊送出手里的东西。我轻轻地走过去,竟然发现了一个动人的场景,原来孩子是在给一只野猫送食物。就像一个接力,你也来,他也来,你没来,他来了。开始那白色的小猫还是畏葸的,渐渐地和他们交上了朋友,只要他们来,野猫就从一个草丛深处钻出来,到他们的身边,满足地吃着他们递来的东西。

树上的叶子红红黄黄地落下来,如缤纷的异样的雪花,几个孩子和一只白猫就其间,表达着这个冬天最好的温情。有时候见到妈妈们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,她们似乎懂自己的孩子,就如同懂她们自己。一个孩子说,这只白猫也是一位妈妈了,它的孩子就在栅栏下面的草窝里,栅栏里面是小区幼儿园,猫妈妈在有太阳的时候,会带着它的孩子出来散步,并且一见这些给予他们温情的朋友。

我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,有时在晚上八九点钟出来散步,还能见到一两个孩子的身影,他们还会走向那里,去问候钻在草窝里的生命。那生命来在这个世上,或是偶然的,无奈的,但它很快就顺应了这种偶然,适应了这种无奈,令它欣慰的是,它降生在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里。

天气越来越寒冷了。两棵树的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落尽。但即使是落下满地的大雪又有什么?

伦敦春夏的阳光非常美,秋冬的雨天有点烦。但想开了,也会找得些特点:雨来得快,去得也爽;清水浇地似的,不混污染,鞋帮裤脚虽湿了却仍干干净净;带把长柄伞,实用倒也潇洒。

那年我去伦敦探亲,就住在儿子家里。儿子家是租住在伦敦阿森纳主场对面马路的居民小区里,因此,我有很多机会近距离地了解球迷们的狂热。

因毗邻顶级联赛主场,不远处又是个地铁站,每逢比赛日的大马路主干道,各辅路小道上全是人,地铁站又在持续不断喷涌出一波又一波球迷人流,现场及周边区域里满满的全是人。

小区附近路口街边,会站满了拖家带口的不同肤色球迷群,非裔亚裔拉美裔人都有,有急等进场看球而夸张大笑的,有扎堆兴奋踢球而故意大嗓门的,竟有当街助兴吹拉弹唱舞的……免不了也有我这种分毫不懂足球、竟也不排斥喧

健身晚归,雨雾湿重,路灯昏明。老姬弓背牵引着近乎身高的垃圾桶从支路上隆隆而来。她可能是这居民区里最羸弱的人之一,老且瘦,戴着可能并不合脚的套鞋。我决定,下次丢垃圾的时候,把能回收的另外整理捆扎,放在垃圾桶的边上,并希望她第一个发现。

养狗的居民们需要遛狗。狗选择在遛它的时候拉屎和撒尿。屎尿就拉在草地和树下。这是对草和树的恩泽,狗的主人大概率是这么想的,狗应该是这么想的:此地从此归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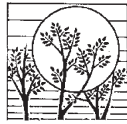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对情侣离开绿地的长凳,路过时我好心提醒:你们的東西丢了!他们扭头看一眼凳上的奶茶空瓶和食品包装袋,微笑着回复我的善意:那些是垃圾,不要啦!说实话,他们挺有礼貌的,但的确丢了东西,我却不好意思再次提醒。

居民区再次被整饬一新,车位增加,道路拓宽,敷设柏油,居民们在短暂的不便过后都感觉良

好,仿佛房价也因此飙升了呢!但我看到一棵生长多年的苦楝树被伐掉,小叶黄杨支离破碎,广玉兰的树冠也被修整,还有一大片萱草被挖走。路过时,娇情的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,仿佛聊表慰问。

广玉兰,又叫荷花玉兰。花儿果然像树上的荷花,香气馥郁。果实也特别,像松塔的样子,种子用极细的白丝垂出塔身,果肉鲜润艳红,想是用来引诱鸟儿吧。但花和果实也引诱了我,我仰着头看,看花看红果,模仿普鲁斯特在开花的李子树下寻找真理。但经过的路人频频看我、看树。几步过后,再回头,看树、看我。我觉得路人是在分析我的病症。

城市养花的经验之谈:如果买不起别墅的话,就不要养一些可能无限长高的花木。我现在



我是奶奶带大的!海门话叫亲婆。

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首选联络方式是写信,但亲婆文化程度不高,也仅能在收到爸妈的信后,被动回复两句:小谈一切都好,我们也好,勿念。再后来,爸妈的信越来越少。而我,对于父母的概念,也就越来越模糊,只知道他们远在西北,大概像地球另一端那么遥远。

海门的冬天湿冷,加上一旦有雨,更是难捱。一日,我赖在床上,任凭亲婆召唤,就是不肯出被窝。最后干脆耍赖:“要是不给我缝个花围裙,今天就不起床!”

记忆里,亲婆一边摇着头,一边笑着去找来碎布头,倚坐在大门口,一针一线地缝将起来。专注的侧影映衬着门外的雨幕,像极了一幅画。

亲婆的善良美好村中有名,也惠及子孙,想来我从未遭村里孩子霸凌也有她平日的功德。



哗,纯属好奇心作祟,被气氛裹挟,开心混迹于人群的外国人;是阿森纳的主题红吸引了无数的球迷与旅人。

沿途大小纪念品店铺里,球衣、球队、球员、球队周边相关商品是花样百出,琳琅满目,顾客盈门爆棚至挤都挤不进;沿途所见男女老少很多穿有球队标志的服装,或披挂或戴着

些主题图案明显的鞋袜围巾及帽子飘带徽章等,再简约者也要在脸颊额头描画正宗队徽主色系红蓝白三杠。

若是一场重要比赛,一定就有乘载“骑警大马”的集卡车驾到,一群骑高头大马,威风帅气或英姿飒爽的男女骑警前来维护交通,那是绝对让沸腾的场面更添一道鲜亮色彩!

当然了,漫步在身边无数人音量颇高以及周遭不少人举止不羁的气氛里,我不仅把“人如潮涌”成语体会得透透,常也困惑不解:绅士们去哪儿啦?

倒是作为外乡人,仗着身边少束缚,在小朋友中间我反而颇有几分霸道。

某天,我建议左邻右里几个小朋友组团离家出走,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其中有胆小的想退缩:“爷娘寻不到我们会

念亲婆

施琰

着急的。”我灵机一动,煞有介事地安慰:“城里爷娘说过,只要挖出一点鸟屎放在自家门后面,不管走多远,家人一喊,你们就都能听见。”

他们,竟然相信了。一行人不知道走了多久,反正日落西山,人困马乏。穷途末路的召集人终于先认怂,理由也呼应上了:“我好像听到亲婆在叫我们。”

接下来的画面,小伙伴们被爷娘打得七荤八素嗷嗷叫;而我,则是被亲婆紧紧抱在怀里,疼惜的眼泪像断线珍珠般落在我脸上。

被亲婆溺爱的小孩能有多淘气,即便现在回到家乡,老人们还会围拢在老屋门口,桩桩细数:——带着孩子们下河沟摸鱼,自己差点被淹死;——给猫脖子上拴狗绳,满村子遛,导致老猫愤而失踪;——非要和亲婆一起下地插(dao)秧(luan),结果原本半天的活儿,让亲婆弓着腰干到天黑。

拉扯这样一个皮大王,亲婆简直就是渡劫!终于,要上学了。陌生的父母来乡下接人。数年没有音讯,他们眼中的女儿一定也是陌生而乖张的。她在小伙伴的簇拥下向那对陌生男女示威,反复强调绝不离开亲婆半步。

最终他们是给了怎样的承诺,才带走了那个宁死不屈的小倔孩?反正最后的画面,定格在孩子挣扎着对那个抹眼泪的佝偻身影哀嚎:“亲婆不要哭,我明天就回来了!”

从广阔田野到陌生城市,这感觉是恐怖和窒息的,在一段时间里,我夜夜都会梦到亲婆。哭

已经面临两个难题:荷兰铁树高到阳台的雨篷了;红豆杉也正在接近中。我开始慎重考虑:是时候买一把大号的花剪或者手锯了。套用爱情则是:如果你不能给她想要的未来,就不要打扰她的现在。

我做测试:狗对亲昵的表示多数会给予善意的回应,猫则不然,虽然它们也会停下来看你,但我从它们的眼光里读到:你是谁?叫我有何事?你跟我很熟吗?之后,猫会扬长而去。狗已经被人类驯化,但猫还在驯化人类,即使是流浪猫,仍然保持不与人类苟且的高冷。

楼下有家小店。当初居民区刚在的时候,小店就在了。店虽小,也有老板和老板娘,那时的老板几乎算得是个青年。现在居民区老了,老板的头顶也开始秃了,小店仍然是小店。有一天,老板的儿子开着崭新的宝

马,带着娇妻幼女来访,一家在小店的雨棚下用餐,其乐融融。没过多久,我听说老板又兼职一份新的差事:某公司夜班保安。

回家见扶梯上扎着彩色气球,细问才知楼下邻居有喜事。这幢楼里最初的邻居依稀只剩3家,其余都已经换过,有的甚至换过两三次了!隔壁的西邻似乎换得最勤,最初是一对年轻的夫妻。女的有知性范儿,男的粗壮高大,我记得他们家里曾办过同学或同事的小型聚会,男的弹吉他,自弹自唱,众人皆喝彩,但他们仍然离婚了。再搬来的也是一对夫妻,有一男孩,一老妇人同住。

老妇人做社区的保洁员,热心好客,时常敲门送来乡下采摘的蔬菜,一边敲一边叫:弟弟,弟弟。那时我经常去钓鱼,回家后就先送两条鲜活的鲫鱼送去。他们走后,再搬来的仍然是一对年轻的夫妻,带着七八岁的女孩子。好几年过去了,我们除了偶尔在楼梯上微笑点头,仍然无法产生交集。虽然,我们只隔着一堵薄薄的墙。



大漠孤烟直(摄影) 陈飞

喊着奔向她,却总在快要入怀时掉入深渊,一直不见底,一直不见底。时间是万物的解药,在滴答间,一切艰难最终都会翻篇。

再见面时,我已经忘记怎么讲海门话,而本就不善言谈的亲婆,就笑笑地听我用普通话给她汇报近况。至于听懂了多少,我没求证过;同样,分离后我们彼此有多么想念对方,这个话题更是从未触碰。

直到有一天,亲婆走了!匆忙赶回奔丧,亲婆静静地躺在寿棺中,平静安详得如同酣睡。大伯对着遗体招呼:亲婆最喜欢的小谈来了……

只这一句,震得五内俱崩。

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,她是我爱的图腾,成长中每一个看似不会再有黎明的夜晚,都因为梦回她的身边,想象被亲婆拥抱,醒来才又会充满力量!我应该跪在她面前,告诉亲婆我有多爱她!没有她的爱,我就没有力量走那么远的路,爬那么多座山。

谢谢亲婆将她的爱焊接在我的生命里。让我明白,向这个世界释出的每一个善意和微笑,都有出处。“死亡不是终点,遗忘才是”。

那我就放心了,因为,亲婆就在我的每一个呼吸里。

化黄山的神韵,贯穿于云雾中千米长的悬空栈道、穿凿在山体中万米深的隧洞,更像是共同战斗地的力作!

走在悬崖壁上的栈道,云山雾海飘浮于眼前,万丈深渊就在脚下。这连绵起伏的群山,灵巧绕山的栈道,让我心里漾起《亚洲雄风》里的歌词: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

大明山掠影

周云海

头……我们亚洲,云也手握手/莽原缠玉带,田野织彩绸……”哦,雾海里的群山,你是悠悠华夏坚强的身影;绝壁上的栈道,你是一条装饰于大明山上的漂亮山腰带。

步入开凿在岩石间的隧洞(万米岩洞,目前只对游客开放一千多米巷道),巷灯昏昏,潮气拂面,行走在蜿蜒曲折的隧洞里,时而又是一段坚硬粗糙的岩石巷道,时而又是一段噼噼响的碎石铺地,那洞壁凹凸不平的岩石,更是让人心惊,不敢恣意疾行。万米隧道是20世

七夕会

纪50年代在大明山里挖钨矿留下的矿洞,有的地方可以看出是当年开凿了一半后放弃的洞穴。影视剧里展示矿山巷道里的情状,在这万米隧洞里可以得到一点体验和想象。

文笔峰,孤峰独耸,高49米,峰顶一丛黄山松,峰姿秀丽。人们形容它是一杆笔,妙笔生花。文笔峰原先与山体主体为同一整体,后因采矿,中部形成采空区(采空区是指开采石英脉型钨矿后留下的“空洞”,由于石英矿脉近直立发育,矿体被采空后即形成采空区),缘此而分离开来,形成孤独悬立的尖峰。大明山名字的由来,传说是当年朱元璋曾在这里千亩屯屯军,招兵买马,养精蓄锐,然后杀下山去,打下大明江山,故此山称为大明山。

千亩田,是大明山海拔千米之上的一个一望无际的广阔草甸。且不说草甸风光是否壮美,单就其高山之巅与一马平川的跌宕视觉差,江南山水与塞外原野的并呈交融,怎不让我怦然心动?